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八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仲長統

昌言上

謹案隋志雜家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尚書郎仲長統撰舊唐志作十卷新唐志移入儒家亦十卷崇文總目稱今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餘皆亡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二卷其刻本僅見明胡維新兩京遺編有理亂損益法誠三篇歸有光諸子彙直有理亂損益二篇皆出本傳無所增多則北宋十五篇本又復佚失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九篇益昌本傳三篇昌意林次第之刺取各書引見補正脫誤定著二卷其遺文墜句于原次無考依各書先後附于末本傳統山陽高平人著論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此搜輯纔

萬餘言。亡者蓋十八九。而治要所載。又頗刪節。斷續孤離。殆所不免。然其間陳善道指。抑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盪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賈劉揚。非過譽也。嘉慶二十年太歲在乙亥三月十五日。

篇名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㠭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實德是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于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㠭禮義爲宗。禮義㠭典籍爲本。常道行于百世。權宜用于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二字從意林補。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

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斂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曰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網羅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敘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剟，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目至公，行之目至仁。本作忠仁
元規謫中書
依文選庚
令表注改壹德于恆久，先之用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權不入于宦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藥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恥也，斂興而罰罪用者，仁義相厭，廉恥成也，任循吏于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于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

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朝行之所徵者也。閑道塗焉起提防焉。舍我塗而不出踰提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過于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敎有道禁不義而身曰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總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曰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謗詐曰御其下敗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治要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竝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繩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

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匍匐腹詛幸我之不成而曰奮其前
志誼有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
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宴然皆歸
心于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
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
不足召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召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
聖資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
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急林作精騁其邪欲君臣宣
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觴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于婦人而不
反出則馳于田獵而不還而不反而不還六字依急林補意林耽作馳獵作弋荒廢庶政棄
亡人物瀆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詔容說之人也寵
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牛豚遂至
熬天下之脂膏斬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竝起中國擾攘四

夷侵叛士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于運徙勢去意林作命移運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

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呂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當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醫愚之分呂開盛衰之數也且不如古彌呂遠甚豈不然邪漢興呂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呂財力相君長者批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于焚棘之間無所益損于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許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呂爲罪焉源發而橫流

路間而四通矣。求士之含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東縛。夫誰
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
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
復入于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老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
復困于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机而善士挂不赦之罪。
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曰修絜
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又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
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
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召招楚
漢，用兵之苦，甚于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
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召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
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于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
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尙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召往，可

及于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第此之數，欲何至邪？本傳

損益篇

作有利于時制，有便干物者可爲也。事有乖于數，注有斲于時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呂士民之命，假之呂殺生之權。于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呂盈其欲，報蒸骨血，呂使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于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淫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漢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尙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于國，擅之于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彌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于禮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城久矣。固不可

授之官柄假之官資者也是故收其奪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士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千方百國身無半逋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出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于人髡笞不足已懲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已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

得不過謬乎今惠刑輕之不足已懲惡則假威貨已成罪託疾病
已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
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已來未曾
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于殺人也而不忍于刑人也
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
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
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
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眾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已長一
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已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已王天下
者也愚役于智猶枝之附榦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已分人立
政已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界界字從通典一補或或
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而諸夏有
十畝共桑之追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

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使于守禦而諸夏下四
典一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已相數聞審什

伍已相連持限夫田已斷并兼定五刑已救死亡益君長已興政
理急農桑已豐委積去末作已一本業敦教學已移情性表德行
已厲風俗覈才覩已敘官宜簡精悍已習師出修武器已存守戰
嚴禁令已防備差信賞罰已驗懲勸糾游戲已杜姦邪察奇刻已
絕煩暴審此十六者已爲政務操之有常謀之有限安寧勿懈墮
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
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尙不
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
人也又什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
政理之位者萬人也已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已才智用者
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已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

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㠭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抑天人矣。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㠭無爲事之㠭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亂，均是一法制也。或㠭之化、或㠭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㠭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㠭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㠭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㠭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㠭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捐靡麗，㠭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荐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

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禍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
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自廉舉而自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
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
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網自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
荒九州代作饑僅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寘
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于
吳天貧窮轉死于溝壑矣今逋肥餽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
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
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
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
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
稅一平夫薄吏祿自豐軍用緣于秦征諸侯續自四夷漢承其業
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民民無常居吏食日稟

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盡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召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本傳

法誠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召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憚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召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鑒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披駕守境食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

離斯瘼怨氣竝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威宦之臣所致然也反召策讓三公至于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淸憇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召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于國家績大于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于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于近世外威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于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之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召來遂召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嘗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召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

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嘗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醫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召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召一言之詔誥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于媒近輸權重于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本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曆壬午歲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八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斬

仲長統三

昌言下

此下篇
名竝錄

建旗伐鼓，高烽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鑿法駕清道而行，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有也。意林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汙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病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其聲音，激厲其廉恥，塗塞其虧隙，由尚有徇心之逸念，睇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捶杖笞督之戲謔，酒醴之目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廣眾之中，顯陰私于族親之間。汙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羣書治要

董賢之于哀帝無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其繼嗣呂
丈夫安接之歟自成膠漆也

林意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呂治理者甚
少而所坐呂危亡者甚眾妙采于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
也況欲求之兆妾之黨取之于驕盈之家微天幸呂自獲其人者
哉夫呂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
已又況愚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
校計者乎故其欲闢豫朝政愜使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
舊有白字今刪趙綰事見申公傳其
獲罪因不奏事太后可補班書之間不奏事于太后而受不測之
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
人猶尚如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于我尊且親
于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子弟也妻之于我愛且媒于
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盡孝順于慈母無

所擇事矣我之欲效恩情于愛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于我者使非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舊有兩字今刪之疾病也夫曰此夢睡臣睇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羣書治要

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侍疾

意林

日在天之内在人之外

意林案劉子心隱作日

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内

內

本作傳延得

文選宦者傳

傳

天文下三十四字從

改論注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所宜也天文宦者文選宦者傳論注補孝宣之世則呂弘恭爲中書令

官領受軍事天文下三十四字從而周禮有其官職至于武皇游宴後庭置中書之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奸心也後暨孝元常抱病而畱好干音樂悉召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

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

不更足悲邪。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疾覽張讓之等，呂亂

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命借爲明易
本作明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諭，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

繫辭而命之

皇帝登自解獄，古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帝終不

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橫恣，撓亂內

外，蠶噬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

亦何緣得不破壞邪？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不令

處于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良審也。

羣書治要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溼，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之所去也。肅禮容居中，正廉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誠也。下世有脫其本而爲姦邪之階，于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自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

字其本而

厭勝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
疾也且夫墮地九仞自取水鑿山百步自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
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
乎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
誠于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盡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
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能致之于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于下
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
也情無所止禮爲之儉欲無所齊法爲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
先王之所曰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
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則器良行之于上禁之于下非
元首之敏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
夭折年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非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呂上
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于祖

考幹合而枝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于驕溢之處自恣于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于夷狄其行比于禽獸也長幼相效子孫相襲家呂爲風世呂爲俗故姓族之殷不與王侯婚者不曰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邪所貴于善者目其有禮義也所賤于惡者呂其有罪過也今呂所貴者教民百姓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呂他山肅之呂二物則腥臊之汗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羣書治要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呂王而治之呂道道有大中所呂爲貴也又何慕于空言高論難行之術哉今爲宮室皆崇臺數十層長階百仞延袤臨浮雲上樹九大旗珠玉翡翠呂爲飾連幙爲城構帳爲宮起今爲下四十一字從藝文類聚六十一補臺榭則高數十百尺壁藝文類聚作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繡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于宮中未曾御

之婦人生幽于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目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目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目覽都民之有無防閭足目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目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脫文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蓀蕘雜苑者得時往焉隨農郊而講事因田狩目教戰上虞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脫文其中有視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日時出之均齊恩施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駢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日爲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溼者矣有窮居僻處

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曰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曰言中也。夫世之所曰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于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奸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曰：「典制貨財不及禮，則聞之。」曰：「志故向所稱曰清鄙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將曰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逞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剗麾，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曰：「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之君子矣。」

當作羣書治要

古者君之于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卽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襄，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及于其病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

奉行師傳三公所不宜闢者也。凡在京師大夫呂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州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貞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以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曰自弘天德。益聖性也。有脫文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況于不及中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尙書。皆九州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詢古事。訪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染練金錫。何以昭仁心于民物。廣令聞于天下哉。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也。專愛一人。絕其

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爲疾痛，在于膏肓。此爲傾危，比于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忌當作忘初故仁也。呂計御情智也。呂嚴專制禮也。豐之呂財而勿與之位亦足。呂爲恩也。封之呂士而勿與之權亦足。曰爲厚也。何必友疑有誤舊校云恐當作久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于我心乃快哉。

羣書治要

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

林意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遊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貴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干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

林意

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記。呂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

林意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同于我者。何必

可愛異于我者何必可憎智足已立難成之事能足已圓口口口
口附者不羈疏者不遺

意林

婦人有朝哭貞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侯之宮卿
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已醉酒淋其骨髓夜則已房室輸其血氣

意林

人之性有山峙淵停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廣大闊
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慤清潔者患在拘狹辯
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
變

意林

疏濯胸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汙也

意林

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已成其物練當作汗之已致其情鑿之已發

其光

文選廣絕交論注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事唯父母之所言

意林御覽四百三

也唯父母之所欲也于其體之不安則不能寢于其滯之不飽則
不能食孜孜爲此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
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所愆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
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
志險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君長而憎之
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
流言無所受愛憎無所偏幽闇本作闇意林作暗晴知是闇字則攻己之所短本作攻人之短從御覽四百六改補所字從意林補下句倣此會同本作會友從意林御覽改則述人之所長有
負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意林無患字難必相恤利必相及恤利必相及四字從意林補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呂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
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
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日正已審其不然可違

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言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
父母欲爲奢泰侈靡，可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
疾子孫之爲之。學之急林作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意
友之，可違而友意林也。士友有患，故待已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
遠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
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羣書治要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計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
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
立孝宣，經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呂震
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
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
道者，則指星辰，占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也。吉凶之祥，
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當事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

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略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道也曰所取于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于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邪曰大備于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邪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卹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于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召同異爲善惡召喜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聚民冤枉脫一字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蓄龜積于廟門之中犧牲羣于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于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

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㠭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令夫王者誠忠心于自省，專思于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鑿竈而火燃者耳，何足㠭爲賀者邪？故歡于報應，喜于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羣書治要

英辭雨集妙句雲來

意林北堂書鈔一百歎賞類作英才若雨妙句如雲文選沈約宋書謝莊運傳論注作英

辭雨

下

愛當有惡字相攻，命之自然也。惄忮㠭志，人情之所欲也。

意林

噉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于臂，長羽毛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

意林

北方寒而其人壽，南方暑而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于人者也。鈞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餓飽之爲修短，驗于物者也。

意林御覽八百二十五

行氣可已不飢不病吾始者未之信也至于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已心馳于世務思銳于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說矣然亦非至當之論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氣之法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

抱朴子內篇至理

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

抱朴子內篇至理

荀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著單衣入室寢日中果死

御覽六百九十一

魏王所集方士名上黨王真，隴西封君達，甘陵甘始，魯女生，謙國華佗，字元化，東郭延年，唐雲，冷壽光，河南十式，張紹，薦子訓，汝南費長房，鮮奴，率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陽城鄭儉，字孟節。

廬江左慈

字元放，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

博物志五

典論又云王仲統云

當作東阿王及仲長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

成御婦人法，並爲丞相所錄，間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

景，受雲母丸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恆御此藥，亦云

有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秘書，及子向咸共奇之，信

黃白之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呂后罪也

博物志五

原文故附載焉自噴舌下泉已下當同在一篇

湯契後，秦益後，益卽舉陶子也

意林索此已上依本傳治要意林寫出不紊，仲長子原次已下各

書引見于原文次無考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

依各書先後錄之

樹後舟車足。呂代步涉之難，使令足。呂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呂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呂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霜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呂陵香漢出宇宙之外矣。豈徒夫入帝王之門哉。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娛仰可自娛。欲上居清曠，呂樂其志。論之曰：云云。據文選，閒居賦注引昌言曰：溝池自周竹木自疎。今此有溝池環而竹木周布二語。知卽三十四篇之一。疑在自敘篇或當呂上居名篇。胡羅新南京遺篇題爲樂志論而出之昌言外非也。

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生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篤篤，惰者金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爲而尚乎食也哉。

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壠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
也是呂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鹽
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墳之勢可知

齊民要術序

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施落不完垣牆不平埽
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
父而懷羸惰乎

齊民要術序

鮑魚之肆不自呂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呂食爲異生習然也居
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
甘乎

齊民要術序

宗均爲九江守五日一聽事夏呂旦冬呂申

北堂書鈔未改本三十六清淨

公卿大夫莫不先歷三七之官雖有賢才皆級次進官之有級猶
階之有等也

北堂書鈔未改本四十九設官

升階越等其步也亂登朝越等敗禮傷法是呂古人之初仕也雖有賢才皆呂級賜進焉賈生有言治

國取人務在求能，故裁國之無利器，猶鏽日鉛刀，而望其切，不亦

疏乎。御覽二

冢宰堯官也。

蓀文類聚四十
五御覽二百六

今人主不思神芝朱草甘露零醴泉涌而患枇杷荔枝之腐亦鄙甚矣。

蓀文類聚八十七白孔六帖一百
御覽九百七十一枇杷又荔枝

漢安帝時有異物生于長樂宮延年殿後東廡柏樹及永巷南園

御覽合歡樹議者曰爲芝草也羣臣皆賀受賜

蓀文類聚八十九作閭御覽九百六十

笏曰御覽作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持版曰象焉

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十六

四十五又六

百九十二

淑清穆和之氣既宣醇釀之化既浹

文選魏都賦注

斧帳翠屏之不坐

文選天台山賦注

古之葬者松柏梧桐已識其墳也

文選潘仁懷舊賦注阮籍詠古詩驅車上冢門注丘遲與陳伯之書注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

文選賦注文

文

乘此風順此流而下走誰復能爲此限者哉

文選賦注文

文

捷疾馳影響人間也

文選賦注白馬王彪詩注

築臺起功

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

文

聞上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子入山澤伏重岫之內窟窮皋之底

文選陶淵明經曲阿詩注張景陽七命注

文

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子若昇天路也

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注

文

曹子建漢詩注與吳季重書注

文

彊者勝弱智者欺愚

文選陸機塘上行注

文

事求絲髮之豎

文選鮑照白頭吟注

文

有軍興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殺用焉如此則清修潔皎之士固當

食茶鹽膳枕藉荆棘

文選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注

文

引之曰教義忠貞慕啟

文選任彥昇爲卞彬謝脩下忠貞慕啟注又秦彈劉整注

文

清如冰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

文選曹子建與楊德

祖書

節操凌高雲。

文選石季倫思歸引序注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潔也于水上盥潔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注

姦慝既弭警蹕清夷。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子長班固述作之士。

文選王憲集序注

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

文選干令升晉武革命論注

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

文選宦者傳論注

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文選演連珠注

運籌于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

文選石闢銘注

五位呂正方面。

文選石闢銘注

直道正辭貞亮之節。

文選郭林宗碑文注

百夫之豪州

文選頭陀
寺碑文注

百計

文選頭陀
寺碑文注

召一人之好惡

文選頭陀
寺碑文注

裁萬品之不同

文選頭陀
寺碑文注

規矩可模者

文選齊安陸
王碑文注

師傳之德也

文選齊安陸
王碑文注

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

文選齊安陸
王碑文注

憂樂之盡也

文選齊竟陵
王行狀注

昔秦用商君之法張網天之網然陳涉大呼于沛澤之中天下響應人不爲用者怨毒結于天下也

長短經
政體

攻玉召石滌布召灰

御覽八百
二十六

全後漢文卷八十九

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九終

全後漢文卷九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粲

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初辟司徒府，除黃門侍郎，不就。至荊州，依劉表。荊州平，曹公辟爲丞相掾，封關內侯。遷軍謀祭酒，進侍中。有去伐論集三卷。漢末英雄記十卷，集十一卷。

大暑賦

惟林鍾之季月，重陽積而上升，熹潤土之溽暑，扇溫風而至興。或赫熾以瘴炎，或鬱蒸而燠蒸，獸狼望呂倚喘，鳥垂翼而弗翔。根生葩而焦炙，豈含血而能當。遠崑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瘞于原野，處者困于高堂。患衽席之焚灼，譬洪燎之在牀。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而如湯氣。呼吸呂祛裾，汗雨下而沾裳。就清泉呂自沃，猶淟汨而不涼。體煩茹呂於悒。

心憤悶而窘惶。于是帝后順時幸九嶺之陰岡。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于林光。潛廣室之邃宇。激寒流于下堂。重屋百層。垂陰千廡。九闕洞開。周帷高舉。堅冰常奠。寒饌代敘。藝文類聚五初學記三御覽三十四書鈔一百

雄風颯然。分時動帷帳之織羅。

三十二

游海賦

含精純之至道兮。將輕舉而高屬游。余心已蒼觀兮。且彷佯乎四裔。乘蘭桂之方舟。浮大江而遙逝。翼驚風兮長飄。集會稽而一憩。登陰陽兮東望。分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尋之冥地。不見涯涘。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届。洪洪洋洋。誠不可度也。處嵎夷之正位兮。同色號于穹蒼。苞吐納之弘量。正宗廟之紀綱。總眾流而臣下。爲百谷之君王。洪濤奮蕩。大浪踊躍。山隆谷窳。宛轉相搏。懷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爰居。孔鵠翡翠。鵠

鶴續紛往來、沈浮翔、魚則橫尾曲頭方日偃額大者若丘陵小者重鉤石乃有貢蛟大貝明月夜光蠟瑩瓊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旗布星峙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蘭報乎其上珊瑚周平其趾羣犀代角巨象解籞黃金碧玉名不可紀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卷文類殺八

初學記六兩引
又文選江賦注

浮淮賦

從王師召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瀨、泛洪榜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眾檣召成林兮、譬巫山之樹藝、于是迅風興、濤波動、長湘潭漫、滂沛汹溶、鉦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口口口口、若鷹飄逸、遞相競軼、凌驚波召高鷺、馳駭浪而赴質、加丹徒之巧極、美楊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居、羣師按部、左右就隊、輜輶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召赫怒、清海隅之帶芥、濟元勳于一舉、垂休績于來裔、書鈔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
八卷文類殺八初學記六

閑邪賦

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豔逸。橫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
發唐棣之春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
紛拏兮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排空
房而就衽，將取夢兮通靈。目炯炯而不寐，心忉怛而惕驚。葛文類聚十八

關山介而阻險

文選謝元暉使下都夜發新林贈西府同僚詩注

願爲環兮約腕

書鈔一百三十六引王粲居贊當是閑邪之誤

出婦賦

旣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猶蒙眷兮見親。更
盛衰兮成敗，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
駕兮終始，樂枯蔓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馬已駕
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顧堂室兮長辭。藝文類聚三十

傷天賦

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日長世或昏夭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憇求魂神之形骸羌幽冥而弗迄淹徘徊日想像心彌結而糾繁晝忽勿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

裁文類聚三十四

思友賦

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目翹翔行游目于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旣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逶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旣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

裁文類聚三十四

寡婦賦

閨門兮卻埽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兮數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

爲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懨結兮增悲

藝文類聚
三十四

欲引刃而自裁願弱子而復停

文選潘岳
寡婦賦注

初征賦

遠世難已迴折兮超遙集乎蠻楚蓬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已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暘兮庶卉煥已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曠薰風溫溫已增熱體熂熂其若焚

藝文類聚
五十九

登樓賦

登茲樓已四望兮聊暇日已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已少畱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迄今情眷眷而懷

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兮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
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迴兮。川既濛而濟深。悲舊鄉
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歎之歎音。鍾儀
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于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
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懼匏瓜之徒懸兮。異井渫之莫食。步棲遲兮徒倚兮。白日忽其將
匿。風蕭瑟而竝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兮求羣兮。鳥相鳴而
舉翼。原野闊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兮感發兮。意忉怛
而憐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于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
桓兮反側。文選賦文類

羽獵賦

遵古道兮游豫兮。昭勸助乎農圃。用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
旅。濟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竝征。樹重圍于西阤。列駿騎乎平坰。

桓兮反側。

文選賦文類

六十三

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駢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擾。鋒刃林錯。揚暉吐火。曜野蔽澤。山川于是搖蕩。草木爲之摧撥。禽獸振駭。魂亡氣奪。興頭觸系。搖足遇撻。陷心裂胃。潰腦破頰。鷹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韁窮縲。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僵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裁文類聚六十六又初學記二十二引三條

酒賦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翬羹必時。良工從試。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醸沈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交往之主賓。旣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而取誣。遺大恥于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固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暨我中葉。酒流猶多。羣庶崇飲。日富月奢。

裁文類聚七十二
舊錄一百四十八

神女賦

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淑真。陶陰陽之休液，育天籞之神人。稟
自然曰絕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而豐盈。髮但
玄鑒，鬢類削成。質素純白，粉黛不加。朱顏熙曜，匪若春華。口簪含
丹，目若淵波。美姿巧笑，盛輔奇葩。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
襲羅綺之黼衣，曳緡繡之華裳。錯纈紛呂雜佩，桂燭爚而焜煌。退
變容而改服，冀致態曰相移。發筵對兮倚牀垂，稅衽裳兮免簪笄。
施華的史記索隱作玄的兮結羽釵，揚娥微阿懸藐流離。婉約綺媚，舉動
多宜。稱詩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真
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減。心交戰而貞勝，乃回
意而自絕。藝文類聚七十九書鈔一百三十五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史記五宗世家索隱御覽三百八十一又七百十九

投壺賦序

夫注心銳念，自求諸身。投壺是也。

御覽七百四十三

園墓賦序

清靈體道，稽謨玄神。園墓是也。

御覽七百五十三

殫墓賦序

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御覽七百五十四

迷迭賦

惟遐方之珍草兮，產崑崙之極幽。受中和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休。揚豐馨于西裔兮，布和種于中州。去原野之側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萋萋之茂葉兮，挺冉冉之柔莖。色光潤而采發兮，呂孔翠之揚精。賦文類聚八十一

瑪瑙勒賦

遊大國已廣觀兮，覽希世之偉寶。總眾材而課美兮，信莫臧于瑪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阜。于是乃命工人裁已飾勒，因姿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兮，表驥驥之

儀式

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三百五十八文八百八

車渠椀賦

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于山岳，含陰陽之淑真。飛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已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脩達而有文。雜玄黃已爲質，侶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超眾寶而絕倫。

藝文類聚八十
四御覽八百八

援柔翰已作賦

文選左思
詩注

槐樹賦

惟中唐之奇樹，稟自然之天姿。超疇畝而登殖，作階庭之華暉。形禕禕已陽條，色采采而鮮明。豐茂葉之幽韻，履中夏而敷榮。旣立本于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鳥願棲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

藝文類聚八十
八

桺賦

初學記二十八

昔我君之定武，改天屆而徂征。元子從而撫軍，值嘉木于茲庭。歷春秋而逾紀，行復出于斯鄉。覽茲樹之豐茂，紛旖旎而修長。枝扶疏而覃布，莖修梢而奮揚。人情感于舊物，心惆悵而增慮。行游目而廣望，覩城壘之故處。悟元子之話言，信思難而存懼。嘉甘棠之不伐，畏取累于此樹。苟遠迹而退之，豈駕遲而不屢。

藝文類聚八十九初學記

八十

白鶴賦

上
闢白翎稟靈龜之修壽，資儀鳳之純精。接王喬于湯谷，駕赤松于扶桑。食靈岳之瓊藥，吸雲表之露漿。

藝文類聚九十

鶲賦

惟茲鶲之爲鳥，信才勇而勁武。服乾剛之正氣，被滄駒之質羽。憩晨風而呪鳴，震聲發乎外宇。厲廉風與猛節，超羣類而莫與。惟膏薰之焚銷，固自古之所容。逢虞人而見獲，遂因執乎縕纍。賴有司

之圖功不開小而漏微令薄軀或文類聚九十免害從孔鶴于園澗

鸚鵡賦

步籠阿或文類聚九十躡躅叩翟目之希或文類聚九十一登衡除日上王噭哀鳴而舒憂聲
嚶嚶或文類聚九十二高厲又寥寥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日奄
藹或文類聚九十三西邇忽逍遙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倦獨宿而宛頸或文類聚九十四

鶯賦

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愍之日
奄藹或文類聚九十五西邇忽逍遙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春獨宿而宛頸歷長
夜或文類聚九十六向晨聞倉庚之羣鳴春鳩翔于南甍戴鷺集乎東榮旣同時
而異憂感類而傷情或文類聚九十七

爲劉荊州諫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

是呂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以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自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于鄴都，揚休烈于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案太公殂隕至此，魏氏春秋作齊公殂隕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督力自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悟青蠅飛于竿旌，無忘游于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膂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讎之計已決，旆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自成王業，或欲自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長世者也。箕氏春秋作而能崇業，自垂祚于後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苟偃之事，

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遇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亡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譖讒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耶。夫欲立竹帛于當時。全宗祀于一世。豈宜同生分諱。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倣。無慚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于夫人。未若鄭莊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于象叔。然莊公卒從大隧之樂。象叔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疴。追攝舊義。復爲母子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後漢袁紹傳注云書見王粲集又魏志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有剛節天篤降害。禍亂殷流。尊公殂殯。四海悼心。賢肩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冒投鼎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鸞飛于干蒼。無極游于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膂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

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呂成王業，或欲呂定霸功，或欲呂顯宗主，或欲呂國家嗣。未有親卽異杌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哉？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苟僂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成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遠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傲，旣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呂匡國爲務，雖見憎于夫人，未若鄭莊之于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與後漢書小異。今竝錄之。

爲劉荊州與袁尚書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計暴虐，戎馬廝養，罄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口使引領，告

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通內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協。姦釁並作。聞之謬然。爲增忿怒。校尉劉堅。皇河田買等。前後到荆。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敘事變本末之理。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死流血。開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皆所召翦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責。當惟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惟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爲隸圉。折入汙泥。猶當降志辱身。方召定事爲計。何者。夫金木水火。呂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近。火與火相燭。則熾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緯有

餘裕當呂大包小呂優容劣歸是于此乃道歎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呂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呂尊門爲主是呂眾寡噭噭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謬克已復禮呂從所驅則弱者自呂爲強危者自呂爲盜誠欲効力長驅共獎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効力爲君之役哉則是太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遠道呂自存猶尚不可況失義呂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寵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姜氏危哉表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

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

劉表頓首

章樵注本古文苑十韓元吉本無又見後漢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

張良章懷云書見王粲集又見魏志袁紹傳注並有刪節

爲荀或與孫權檄

故使周曠管容李恕張涉陳光勸之徒將帥戰士就渤海七八百

里陰習舟楫四年之內無日休解今皆擊櫂若飛回柁若環者也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
七又一百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九十終

全後漢文卷九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粲

七釋

潛虛丈人，違世遁俗，恬淡清玄，渾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爲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于是曰：「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㠭仕易道，不㠭身後時，進德脩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栖其志，外無所營，內無所事。」苑文類聚五十七

道在養志實氣，將定其氣，莫先五味。

書鈔一百四十二

凍標玄酣醴，白腐清。

書鈔一百四十八

霜熊之掌，文鹿之茸。

書鈔一百四十二

竈羹蠶臚。書鈔一百四十二又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六十一作賓蠶。腸口口。書鈔一百四十二

全後漢文卷九十一

肴旨多品羞旨珍名脯鮨桂蠹石夔瓊晶鼈寒鮑熟異和殊馨同

乃有西旅游梁御宿青粲瓜州紅蘋參糅相半軟滑膏潤入口流

散書鈔一百四十二又一百四十四

初學記二十六

御覽八百五十一

邯鄲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秘舞承閑竝理七盤陳于廣庭疇人儼其齊俟渝皓袖已振策竦并足而軒趺邪睨鼓下伉音赴節安朝足目徐擊駁頓身而傾折翩飄微霍亂精蕩神巴渝代起鞞鐸響振藝文類聚五十七文

選文賦注又舞賦注

農功既登玄陰戒寒乃致眾庶大獵中原植旌拊表班授行曲組綱連置彌山跨谷流鋒四射畢罕橫厲奮千芟而稍繫弛鷹犬召搏噬弦不虛控矢不徒注僵禽連積隕鳥若雨藝文類聚五十七御覽三百五十三麗才美色希世特立豐膚曼肌弱骨纖形鬢髮玄髫脩項秀頸紅顏照曜眸若螢戴明中之羽雀離華鎣之威蕤珥照夜之雙璫煥熗爚召垂暉書鈔一百三十六

藝文類聚五十七

揚娥眉而順止

御覽三百六十八

聖人在位時邁其德先天弗遠稽若古則徵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乂于壠畝舉賢才于仄微置彼周行列于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于是四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㠭棲林隱谷之夫逸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恥

魏文類聚二十七

休風偃物淳化玄通

北堂書鈔十

聲暨海外

同上

太廟頌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啟洪源貽宴我則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丕明丕欽允時祖考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拊奏八音舉昭

大孝衍妣祖念武功收醇祐

初學記十三

靈壽杖頌

茲杖靈木已介眉壽奇榦貞正不待矯榦據貞斯直杖之爰茂

魏文

類聚六十九

正考父讚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誰能不息申慈約敬饋粥予口偏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初學記十七

反金人贊

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恥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迹一言之賅過乎興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而言匪忠退有其謗

初學記十八

九十五
難鍾荀太平論

舉引帝下
堯字當作舜

聖莫盛于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倭矣帝堯因之而三
苗畔戾矣禹又因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
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三聖能
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
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
頑民于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于三聖不能踰也三
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
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
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
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
謂也

藝文類
舉十一

爵論

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

可召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占之道合。漢之法。召貨財爲賞者不可供。召復除爲賞者。租稅損減。召爵爲賞者。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勸文類聚

五十

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爲列侯。簪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于公也。而近世賞人者皆不由等級。從無爵封列侯。原其所召爵廢故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近世爵廢。人有小功。無召賞也。乃積累焉。須事足。乃封侯。非所召速爲而及時也。上觀古高祖封功臣。及白起衛鞅。皆稍賜爵。而五大夫客卿庶長。召至于侯。非一頓而封也。夫稍稍賜爵。與功大小相稱而俱登。既得其義。且侯次有繼。使慕進者。遂之不倦矣。御覽百九十八

儒吏論

士同風于朝農同業于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和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則文法典執具存于此矣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闡先王之典、矯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長于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于講堂之上遊于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㠭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㠭博陳其敎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
御覽六百十三

三輔論

湘濱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玄公豫焉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軃兵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眾殘

我波靈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
違、我牧觀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
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玄胄曜日、犀甲如堵、自此眾戰、孰能要御、
劉牧之懿子、又未聞乎、履道懷智、休迹顯光、灑埽羣虜、艾撥穢荒、
走袁術于西境、馘射貢乎武當、過孫堅于漢南、追揚定于折商。舊文

類聚五
十九

安身論

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
深乎寡欲、是㠭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
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于道、不徒語也、必經于理、
不苟求也、必造于義、不虛行也、必由于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
厚自天之佑、故身不安則始、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

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興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務本論

古者之理國也。㠯本爲務。八政之于民也。㠯食爲首。是㠯黎民時雍降福孔皆也。故仰司星辰。㠯審其時。俯耕籍田。㠯率其力。封祀農稷。㠯神其事。祈穀報年。㠯寵其功。設農師。㠯監之。置田畯。㠯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所㠯競之于閉藏也。先王籍田。㠯力任力。㠯夫識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牧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牧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挾。則吏受重罰。夫火之災人也。甚于急農。慎火之力也。輕于秬耘。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

也。藝文類聚
六十五

末世之吏負青旛而布春冬、有觀農之名、無賞罰之實、

荊州文學記官志

有漢荊州牧曰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稱曰於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呂作其性表陳載籍呂持其志上知所呂臨下下知所呂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宗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呂贊之降嘉禮呂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恭母閭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于是童幼猛進武人革而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諳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

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紀言，而詁訓莊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亡言志，詁訓周書，摛風裁興，藻詞謠喻，溫柔在誦，最稱哀矣。禮呂正體，據事章條，織曲軌而後顯，採綴生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鵠，呂詳備成文，雅門兩觀，呂先後顯旨，婉章志晦，原已邃矣。尙書則贊文如詭，而尋理則暘，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文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湊德，宣其不絲。厥絲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啟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旣章，禮樂咸舉，濟濟哲紳，盛茲階宇。祁祁俊後，亦集爰處，和化曾暘，休徵時敘。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勸格皇穹，聲被四宇。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六百八

倣連珠

臣聞明主之舉也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爲師陳平烏集而爲輔

臣聞記功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呂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恥雪

臣聞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

臣聞觀于明鏡則疵瑕不滯于軀聽于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魏文

類篇五
十七

黎賓鐘銘

有魏匡國誕成天功底綏六合纂定庶邦承民靡戾休徵惟同皇命孔昭造茲衡鐘紀之呂三平之呂六口口允嘉氣齊允淑表聲韶和民聽召睦時作黎賓永享遐福

无射鐘銘案初學記无射作延賓今依銘文改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人說時康
茲衡鍾有命自皇三召紀之六召平之厥量孔嘉厥齊孔時音聲
和協人德同熙聽之无射用召啟期初學記十六

硯銘

昔在皇頡爰初書契召化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未革
藻流涇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湧朴澆散俗召崩沈墨運翰藻榮辱
是若念茲在茲惟玄是宅疏文類聚五十八初學記二十一

刀銘

侍中關內侯臣粲言奉命作刀銘及示召其敘一報誠必朝氏之
刃而張常爲工矣輒思作銘謹奉陋不足覽

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和諸色劑攻諸濁清灌襲召數質象召呈附
反載穎舒中錯形陸剝犀兕水截鯢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無日
不虔戒不在明疏文類聚六十文選七命注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六

弔夷齊文

歲夏秋之仲月從王師召南征濟河泮而長驅踰芒阜之嶧嶢覽
首陽子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
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念絜己躬
召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召窮居守聖人之
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于貪士立果志于懦夫到于今而見
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于大道合尼父之所譽藝文類聚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衛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九十一終